

第三十回 真鐵口五星斷休咎 程操江一語解紛爭

卻說岑公子搬在姑娘家居住，他表弟夫妻兩口十分恭敬。過了十餘日，早又是中元佳節，這日是報恩寺的蘭盆勝會，弟兄要同去遊玩。一早起來盥洗，喫了點心就同出門。到得寺中，大殿上建水陸道場，香氣紛紜，遊人如海。弟兄們四下觀玩了一回已是早飯時候，就同到一個潔淨面館內喫了面，出來復去塔上遊了一回，無非一片繁華熱鬧。岑秀道：“我們到個清靜些的所在，去坐坐避過了午間烈日回去，不要在這裏挨擠，甚覺無趣。”鄭璞道：“前日有人說水月庵裏來了個江西的星相先生，如神仙一般的准。我自哥哥來了，不曾去得。今日我們同去試他一試，看他如何？”岑秀道：“甚好。”

兩人一徑行來，也有一里多路，卻是個僻靜處。來到庵前，見庵門外有個招帖上寫著：“江西真鐵口星相無差”。進得庵門，果然好座幽閑靜室，正中供著一尊彌勒古佛，背後是韋馱尊者。第二層便是正殿，上供一尊如來佛祖。東邊一座小門，進來另是三間小殿，供著普門大士。側首朝東三間客座，門上貼著“真鐵口寓此”的條子。

弟兄兩個緩步進來，祇見這個先生六十上下年紀，鬚髮斑白，骨格清臞，坐在一把交椅上打盹。聽得腳步之聲睜眼見有客來，便起身拱手道：“二位何來？”鄭璞道：“特來尋你看看星相，你且看我兩個今科中不中？”岑秀忙接口道：“聞得先生星相如神，特來請教。”這先生道：“且請坐，待獻過茶再講。”因叫童子不應，這先生尋到後邊來，原來在廚房裏睡覺，因叫醒來道：“外邊有客，還不起來烹茶！”那童子纔呵呵欠欠的起來灌水生火。這先生出來道：“今日是報恩寺的大會，這裏住持都去赴會去了。因此無人，實是有罪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我們也

從會上到來，請問先生星相二事，何者為先？”先生道：“二者原可並參，如今先看了尊相，再看五星，必有相合。”因請岑公子對著亮光端坐。這先生存神注目細看了一回，道：“尊相也不須細講：三臺高聳，五岳豐隆，眉秀春山，目澄秋水，鼻直口方，神清氣旺，是生成大貴之相；所欠發脊不齊，早年恐其失怙，庫倉略陷，青春微有坎坷，卻都逢凶化吉，無妨於事。一交眉運，官祿榮陞，前程遠大，壽緣可至期頤，子息盡皆玉樹，富貴二字已是分定。目下印堂黃明光潤，恭喜也不遠了。再請把八字一推。”岑公子即寫出自己八字，那先生仔細推詳了一回，道：“卻又作怪，論功名應從科甲得來，但這官祿宮中又變出稀奇品格，偏不由科甲出身。但文昌高映，奎璧相纏，縱不由正途卻勝於科甲，論爵位當居極品；又喜武曲臨宮，官職必兼文武，卻是一位大人。失敬！失敬！”岑公子道：“豈敢過望！”因為有雪姐這樁心事，又問：“婚姻不知幾時可成？”這先生又推算了一算道：“紅鸞發動，天喜照臨，婚姻不遠，九、十月間必然見喜，但這貴造中尊夫人卻不止一位。據推算來，當有三位，卻又都是賢能內助，都可同偕到老，真是難得！祇是命中有小耗作祟，常為小人所忌，總無妨大局，不足介意。在下是依理直談，不是虛譽，日後應驗，當領重酬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再煩與舍親相一相。”這時鄭璞聽他兩個說話呆呆坐定不動，及說與他看相，纔道：“別的都管他，你祇相我今科中與不中？”這先生笑了一笑，請他坐正定睛細看了一回，道：“這位卻也是個貴相：雙眉聳秀，少年可取功名；兩目定光，到老總無厄險；雖帶幾分拙直，卻存一片慈祥；壽過古稀，子有三四。再請寫出八字一推。”鄭璞笑道：“我卻忘記了，你祇算我是五月十五日丑時生的就是了。”先生笑道：“貴庚幾何？”岑公子道：“與我是同年的。”這先生推算了一回道：“這貴造也應少年克父，最喜金水相生，當得一賢內助，終身受益不淺。論功名，今年正值文昌相照，這舉人是穩穩的了，但祇可一榜出仕，亦不過六七品之間。卻喜貴星坐落命宮，一生多得貴人扶持，到老風光並無坎坷。可喜！可喜！”鄭璞聽得歡喜，把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“我若中了，謝你五兩銀子。”先生道：“五兩也不多，中了不要翻悔。”鄭璞道：“我從來不說謊，中了包管送來。今日卻不曾帶得，莫怪！莫怪！”岑公子道：“今日卻是偶然到此，不曾多備，先生莫嫌輕褻。”因取了一兩銀子送與先生道：“改日再得請教。”先生道：“明日高發了，還要領重酬哩！”又留喫了一道茶。岑公子起身告辭，這先生直送出山門而別。

此時已是未末申初時候，兩弟兄取路回來。鄭璞道：“這個相面先生說得倒也不錯，祇是說哥哥不從正途出身，這是胡說了。”岑秀道：“星相之言，未可全信，且自由他罷了。”兩人於路說話，回到家時腹中已餒。鄭璞即叫：“娘子快些收拾飯喫。”大娘子道：“已端正現成的。”鄭婆婆道：“你兩弟兄在那裏喫的早飯？”鄭璞就將遊玩看相的事與母親說了一遍，道：“我今科中了，應許他五兩銀子。祇是他說哥哥不從科甲出身，真是放屁胡說了。”當即擺上飯來，兩弟兄用畢。鄭璞又對娘說：“這相士說哥哥日後官居極品，又有三個賢慧嫂嫂同偕到老。”鄭婆婆道：“但願你哥哥做了大官，你便有倚傍了。”岑秀道：“星相的話那裏當得真的？”這邊姑侄弟兄們閑話。且表過不提。

卻說這年南直正考官欽點了翰林院侍讀學士汪耀辰，副考官是禮科掌印給事中顧其章，都已進了貢院。至八月初，這通省秀才聚集省會，把各處寓所都住滿了。到了初七日，這監臨就是操江程公，副監場是布政司參政陸文山，按察副使高兆麟率同內外帘官入闈，甚是熱鬧。初八日五鼓，眾秀才按冊點名進院。卻好鄭璞正與岑秀聯著號房，喜得他心癢難爬。等得題目到手，誰不用心作文？這鄭璞起了正稿就拿來叫岑秀刪改。岑秀就先與他改好，叫他用心謄正，然後自己謄畢，果然字字珠璣，行行錦繡。二人早早交了卷子，頭牌放出。三場考畢，也是鄭璞的造化，總與岑秀同號不離，回家歡天喜地對他母親、娘子說道：“我今科一定中了！恰恰三場總與哥哥在一處，他與我把文章都改得好了，不怕他不中。”鄭婆婆道：“或者是你的造化也不可，不然怎麼三場恰恰都在一處？祇是你果然中了，怎樣報答他？”鄭璞道：“他是個不望報的，祇願與他一同中了就好同他進京會試。若我中他不中，我也會不成試了。”且不說他母子們閑話。

卻說這岑秀的卷子正落在江浦縣成公的房裏。見了這卷子，成公大加稱賞，以為合場無出其右，因特把這卷子親自薦到大主考面前，道：“帘官選得一卷奇文真是連城之璧，請大人垂鑒。”這汪公接來細細觀看，看到中間，連稱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成公問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汪公指著道：“這一句竟重犯了聖諱，是一件大不敬之事，如何使得？”下半卷就不看了。成公道：“這是他疏忽，卻與正文無礙，還求大人通篇一看。”汪公祇得通卷看完，道：“好一卷文章！但犯了聖諱，祇好有屈他了。”成公見汪公有些執意，又把卷子送到副主考顧公這邊來，道：“

有一卷奇文請教大人，不知可掄元否？”顧公笑道：“想經你的採擇，定然不差。”因接過來，纔看到起頭，便稱讚道：“真是奇才。”及看到這一句，道：“可惜誤犯了聖諱，卻還有可恕。”及通卷看完，讚不絕口道：“這卷文章雖有些微瑕，却不礙其大富貴。”

問。”成公道：“大人不取便罷，若取了必得擬元，置之三、四，倒反屈了他了。”顧公道：“汪公可曾見來？”成公因將汪公為此執意不取的話對顧公說了。顧公道：“待我去與他相商。”成公道：“人才難得，豈可輕棄？還求大人一力成全。”

當下顧公拿著這卷子來見汪公道：“這卷子成縣令薦將上來，論文章實可掄元，但中間有這犯諱字樣，或置之五名之內也可。若因此而棄，實為可惜！”汪公道：“這犯聖諱是一件大不敬之事，如何使得？祇恨他自己忽略，也怪不得人了。”顧公道：“此卷通篇堂皇正大，置之榜首，誰曰不宜？雖有此誤，卻與文章無礙。若必見棄，恐人才難得，況得此奇才，豈可當面錯過？”汪公道：“這事弟實不敢專主。若老道長必欲中他，萬一觸怒聖心，弟卻擔當不起。”顧公道：“弟也是為人才起見，並非私意。若果有不虞之事，弟當獨任其咎。”

這時大監臨程公到來，見兩主考各執一見，因道：“二位大人且不須爭執，待弟看一看這文章果是如何？”顧公因將這卷子遞與程公道：“都臺巨眼，必有定論。”原來程公是鼎甲出身，高才博學，將這五經文字通卷細看，祇顧點頭稱讚道：“的是仙才。”及看完了，道：“二公不須爭執，弟倒有個愚見，不知可否？”二公同問：“都臺高見若何？”程公道：“此卷中又使不得，不中也使不得。依弟愚見，不若將此卷聯名具奏此中情節進呈御覽，中與不中，一聽聖裁何如？”汪、顧二公齊稱甚善。當下即將此卷另外封置。及擬取足額，看那十名前的卷子俱不如此卷之美。

到放榜之日，榜後另簽一條，標著：“天字第三十三號生員岑秀，五經文字俱佳，惟卷中誤犯聖諱不便中，特將此卷進呈、恭候御覽欽奪”。這榜文一出，萬人擁看。這日他表弟兄兩個也在看榜，卻擁擠不上，耳邊祇聽得看過的人說：“這倒是件從來沒有的事，一個秀才的卷子竟得進呈御覽！”岑公子正待動問，卻撞見個同學的朋友道：“岑兄恭喜，你的卷子犯了聖諱，主考不敢中式，竟進呈御覽了。”岑公子卻一時想不起這犯諱的字樣，心上游移道：“若進呈了御覽，不知將來如何發落？因想起真鐵口所說不由科甲出身的緣故，或者這裏邊倒有個好意。此時鄭璞卻挨進去觀看，見自己高高中了第二十

四名，喜得沒法，也不往後看去，竟擠了出來，尋著岑公子道：“兄弟中了二十四名，怎麼反不見哥哥的名字在前頭？”岑公子道：“你且再去看那榜末貼出的就是我了。”鄭璞果然復翻身挨進去看，那榜末另簽出的這一條上寫著如此如此，鄭璞哈哈大笑道：“好靈驗的算命先生，果然有這等的奇事！”因挨出來道：“哥哥，我們回去。你的卷子進了御覽，祇怕比這中了的還強十倍哩！那真鐵口真是神仙，斷得一些不差。”

當下一同回到家中，見大門上插著一面紅旗，許多報子在廳上吵鬧，見他弟兄回來，便問：“那一位是新貴人？”岑公子道：“這位就是。”大家一齊磕頭道：“老爺高中巍科，要求重重的賞賜。”鄭璞卻白瞪了眼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岑公子道：“眾位且請少坐。”因拉了鄭璞進來，對姑姑道：“這報喜的人酌量賞他多少？”鄭婆婆道：“悉憑侄兒怎樣處分。”岑秀道：“少了拿不出手，先與他八兩銀子，格外二兩代飯，看他如何再處。”鄭婆婆道：“侄兒說得是。”因取了一個銀包出來。岑秀秤了大小兩封，將封套裝好拿出來，道：“本當留眾位喫鍾酒，因一時措辦不及，折送二金，這是菲儀八兩，幸勿嫌輕。”這些報子七張八嘴那裏肯依？道：“府上是個大家，這點東西如何拿得出手？”隨岑公子分說，那裏肯聽？後來直添到了十六兩，纔作謝散了。

鄭璞道：“那算命先生果然算得不差，這五兩銀子一定要送他的。”鄭婆婆道：“卻有屈了你哥哥。”鄭璞道：“娘還不知哥哥的文章做得甚好，祇為誤犯了聖諱，主考不敢中，竟進呈到皇帝面前去了，還要聽候旨意，祇怕明朝比中舉還高得多哩！那相士說哥哥不由科甲出身，當初我甚惱他，不想如今果然應驗。將來哥哥祇怕竟做了官也不可。知。”鄭婆婆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如今侄兒該怎樣料理？”岑秀道：“這事也不用料理，祇可靜聽旨意罷了。將來或者僥倖得邀聖恩，許我與舉人一同會試也不可。知。”

當下且與表弟兄料理做衣巾、參主考、謝房師、會同年、領鹿鳴宴、祭祖、拜客、請酒，整整忙了半個多月纔得完結。岑公子就要告辭回家，一家兒再四苦留。岑秀道：“一者恐老母家中記念，二者旨意下來還得兩月，在這裏等候反恐多事。昨日我已託了徐老師，他說一有的音，專差報我。兄弟也與我留心打聽，倘有好音，少不得還要到這裏來料理。”

鄭璞苦留不住，因與母親、娘子相商：“哥哥一定要回去，我們如何謝他？”大娘子道：“若說謝他甚麼，他是斷斷不收的。不如買兩套好緞子的裙襖料，再買兩件緞袍料、兩件綾襖袍料微，祇說是母親送他娘兒兩個的，他便不好不收。格外再送一個盤纏，或者肯收也不可。知。”鄭婆婆道：“你說得真有理。”鄭璞道：“這盤纏到他起身時我暗地放在他包裹裏，不叫他知道，待我送他上了船再與他說，怕他不收？”鄭婆婆笑道：“這倒是你的見識。”鄭璞有了主意，即日自己同了容兒去買辦了回來，也共用了三十多兩銀子，又格外封了二十四兩銀子盤纏。先一日擺酒餞行，鄭婆婆就將這緞子裁料交與岑秀道：“這是送你母親的兩套裙襖與你的兩套袍料。回去上覆你母親，務必請他到這裏來盤桓幾時。”岑公子因是姑娘送的，不敢推辭，祇得拜謝收了，因道：“侄兒在這裏攪吵日久，還要姑姑費心。”大娘子道：“伯伯到家拜上媽媽，務必請他老人家來，待我們孝敬他幾時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回去自當稟知。”此時鄭璞聽著他們說話，祇呆呆坐著，兩眼紅紅的，祇要掉下淚來。岑秀道：“兄弟不須傷別。倘若我僥倖有個好音，明年就好同你進京會試。”鄭璞也不聲不響，祇是點頭而已。當晚娘兒們說著話，直喫了半夜酒纔歇。

次日，一早起來打疊行李，鄭璞悄悄把這盤纏裝入包袱內，連岑忠也不知道。又因岑忠幫了多日的忙，給了他三兩銀子，岑忠裏外磕頭謝了。當下大娘子已將早飯收拾停當，一面兩弟兄喫飯，一面叫容兒去僱了兩頂轎子，又與岑忠僱了一個驢兒。此時飯已用畢，把包袱放在轎內，行李僱人挑著，岑公子拜辭起身。婆媳兩人一同送到大門口，看他兩兄弟上了轎纔轉身。正是：

已看黃榜將名播，又見紅鸞照命來。不知他兩表弟兄如何分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寫真相士判斷岑、鄭兩人，靈驗如神，名曰“鐵口”，信不誣也。看官們有疑難事，祇消到水月庵一問，勿得當面錯過，至兩典試爭執，程公解紛，將岑秀卷子進呈御覽，真是奇人奇事奇文。總緣作者胸中另有一番布置，別寓一段奇文。若道岑秀可惜不中，是不辨牝牡驪黃矣。